

賜令額達宋咸淳五年安撫使西鄆程公飛
 卿命郡之延禧觀道士宋養浩主祠祀而李
 冲虛繼之已而宋社既屋廢興亦靡常元至
 正元年辛巳翰林程文獻公鉅夫有聲于朝
 官賴以振予叔母公之四世孫也施水田若
 千畝以祀其先大夫敬甫公而衆藉以安我
 朝

高帝有海宇凡郡治釋老之宮總轄者咸新
 之時嗣領者則張太古危本初危大有利洞
 玄皆以行能稱於人洪武九年大有懼其創
 始之艱泯而弗舉命其徒王思微具顛末請
 文刻諸石思微善科典榮檜克志善治凡像
 設法器靡不繕飾之增贍水田若干予少遊
 盱嘗即其地雖處闌闌而奠壇可栖息故仙
 真顯著之久其亦宜矣然盱之繁麗嘗甲於
 江右自宋元之更案曾兵燹雖昔所謂大姓
 巨室擗為灰燼者有之其亦造物者消長盈
 虛之常理也而官迺歸然獨存廢與相續則
 上帝靈麻神既信有自也若叔母昭祀之孝
 其不有所感而至焉今茲增益之備猶先志

也後之繼者守而勿墜時能格
 神明闢氛滓以貯其陟降則儼然雲旌霞旆
 凌厲乎埃壙之表霄漢之間若盱之人必皆
 蒙其休矣則其宏久之規又豈亞於麻姑諸
 峯也哉

峴泉集卷之三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峴泉集卷之四

轉四

者山無為天師張宇初撰

說傳書

太素說

子列子之言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
 素太易未見氣太初氣之始太始形之始太
 素質之始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渾
 淪者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夫氣形質之
 始陰陽未分而體渾淪分則竅鑿而混沌死
 渾淪者離矣然三者常包括終始環互栖伏
 外若離而須臾不違於消息間者去渾淪未
 嘗遠也蓋氣行乎天地者為風雨霜露山川
 谿谷具乎人與物為四體百骸雖飛潛動植
 一本萬殊皆囿於形質者也未見氣之始固
 莫得而測其備於質者可得而窮焉天之蒼
 蒼太虛澄徹其正色也而晦冥變化起於倏
 忽蒼蒼之色遂翳然非晦冥變化不能盡其
 在天者矣人稟氣質之正其情熾欲隘則剛
 善惡著是滿其淳樸其粹涅其潔若質之素
 則駸駸乎混矣然非剛柔善惡亦不能盡其

在人者矣物皆然動靜往復均不畜焉故物之質者非文飾不華味之真者非鹽蘖不調音之澹者非律呂不和此物性之必然也人之所以必懲欲復初而後得者不滿粹者不標潔者不涅其清明之體昭昭焉具矣是足以見吾剛柔善惡猶天之晦冥倏忽其本質之素未始有動靜者焉雖然世或持其說以自脩特養素而未能遊乎太素非遊乎太素其能見質之始乎抑質者常華者弊質者汨人華者悅人志夫道者必去華以返質能返乎質則慮精神明表裏負白萬物渾淪而不離是非見其始哉君州武當山五龍宮高士練太素學博而行端居吾山二十餘年持踐克萬常靜處一室不與世接昔先君常禮之及予襲教凡吾道家言多所資究焉是豈不能遊乎太素而獨若然哉今秋欲還余固留不可因謂曰古今名山川必仙真所居皆所栖息亦何限乎是歸也然予聞是山奇秀冠天下豈無若安期羨門者潛逸其間太素其將徵會焉以廓其渾淪而返乎溟淪之初外

手形氣之圓尚何求手質之始歟於其行并合其說練喜請書以識別

純一子說

盱江張考宏氏家世著德望余去春謁西山華蓋道軒而還始識之愛其姿純篤因語焉知求吾道言允切嘗以純一子自號值還未暇論也今春來遊吾山余同弟考璣與之遊龍井觀壘湖琵琶臺觀姑諸峯之秀傑狂瀾坐磐石若與天遊莫知其人聞世也考宏因請曰嘗告以純一子之號今獲侍茲遊敢請發其義余指水而與之言曰水靜物也深源窮壑泓澄一掬及發其窟怒騰躍百折下走不知其幾千百里大而江海小而溪谷觸石則怒激風則鳴雖遇棘而塞遭穢而濁魚龍宅其深林木翳其幽風雨晦其潤無能禦滯之晝夜不息須臾莫可遏者其勢之所過然也於其體之淨明非棘能塞非穢能濁無不容而無不燭者元氣行之道之所謂法者本諸氣水行天地間猶氣行乎身動靜往來一呼吸之頃盈虛消息具為人心制乎氣本

淨且明其虛靈昭昭若泓澄焉惟其徇欲而蔽感物而動稍不加持治之功其役於外者顛仆交錯猶水之窟怒騰躍勢不可禦其氣散而為思慮情欲若塞而濁者宜矣是故聖賢訊之防閑其心正以覺其誤復其流使求猶水之所遭者使然其淨明未嘗涸焉而昭昭者存而謂之道行而謂之法則周流六虛與天地並行而不違者發而為風雨雷霆若固有之何哉蓋河洛二五之數與雷霆三五之道萬有生息一是本焉是以養之為至和施之為至神乎以盪磨通以誠懇則妙用之契若返掌矣特有幽冥鬼神之異彼所鮮言吾兼用之也夫是必純而後能一一則性命之道備矣尚何法云哉故觀物之性則知己之性能盡己之性則知天矣知夫天則在我之天即彼天也感通之道執得而二焉故內脩之士多佯狂使酒談笑怒罵皆可役風致雷顧豈苟然哉考宏既備究法奧純一之功熟習而嘗驗者也尚何言乎且余聞其上世有聞道而超脫者其好尚之篤豈非宿習也

哉彥宏勉之盱為侍宸王真君之邑里尚振其遺傳以啓將來是所望焉因請志之遂筆於礪上

志學說

學之大本存乎性命道德而已矣夫心統性情而性稟天命之所賦也四時五行庶類萬化莫不出乎命四端五典萬物萬事莫不具乎性然而萬殊一本其理未嘗不一焉是以率之謂道脩之謂教而必學而後知也其始乎孝悌忠信成乎升降酬酢無時而不學也經之謂學肇於說命曰學於古訓乃有獲念終始典於學此聖人之學也聖賢知全乎天理之公則清明純粹之體具愚不肖惟溺乎人欲之私晦濁邪僻之偏固學之者求去其蔽而復乎本有之善而已耳故必究夫盡性致命明善誠身之道焉是以禮義為之品節防範以言行為之涵養省察然必隆師親友而後得則持敬以居之由義以行之又之入乎耳著乎心無入而不自得焉今矢造父善御羿善射師曠之律倕之弓奚仲之車

杜之乘雖工伎之小且猶志毅而後中焉教學也聖賢之事乎夫子既聖矣而不自聖猶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當是時以及千萬世宜有過聖矣乎而猶志乎學哉其設也在唐虞曰成均殷曰太學又曰瞽宗周之太學為東郊小學為虞庠此漢唐所以發之也而唐虞之君皆聖矣亦未始不師焉若堯學於若疇舜學於務成昭禹學於西王國湯學於成子伯文王學於時子思武王學於郭叔此性之身之亦有發焉夫子亦嘗問禮於老氏訪樂於萇弘問氏於刺子而孟軻學於子思之門荀卿學於鄉衍此儒之所相傳也但之為董韓繼之為濂洛卒求乎中正仁義之歸而確乎其返身之謂也得乎六經之膏腴者粹中閱外足以參贊發育而形諸至和者著而為之文經緯錯綜託以載大道焉是故衡璜璠璣之儀彝鼎蓋之制有不待飾而知其為清廟之器也豈徒若懷竊鼓鑄之流諱浮文偽惟雕蟲刻鏤以爭妍取憐之是効也苟不能達乎正大高明之域徒競於商宇鬼瑣

之趨若之何而謂之學哉必造其指而底於成也視向之得夫師友者不啻言之於隳括陶之於埏埴不勞力而有矣蓋得諸已者道之精微學之淵密充實光輝而日益其視錦繡纂組不足謂之華齒鼎圭綬不足謂之榮是雖絲縷寂粟之薄蕭蘿杯水之陋不改其樂也手抑亦一毫不足累其中而然哉然而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功在不舍然其所至雖有疾徐之異在乎息與不息哉斯其聖人志而不厭也歟余猶子其純敏嗜學嘗以伯氏某扁其進脩之所曰志學請一言申其義余之於學也探蹊而未入于闢者也其能有以啓之乎某尚勉之使其習之至行之著余將見其所成立詎可量哉是為說以俊

紫虛元君傳

元君姓魏氏諱華存字賢安任城人晉司徒舒之女也魏齊王嘉平三年辛未生天質卓異少讀老莊言即慕道嘗閑居獨處年二十有四父母強適南陽劉文字幼彥生二子璩

遐幼彥為汲郡備武令二子粗立乃齋心別
栖絕飲食及備初服太康九年戊申十二月
十又六日夜半感太極真人青童道君扶桑
賜谷神王景林真人清虛真人來降謂元君
曰聞子密緯真氣太帝君勸我授子神真之

道遂出太上寶文八素隱書大洞真經高仙
羽玄等書三十一卷授元君曰是書皆授之
西城總真君今以付子且語以存思指歸之
訣乃去元君時年三十有七咸和九年甲午
清虛青童君復降與藥二劑使旋服之過期
會洛陽宮是月七日夜半太乙遣殿車來迎
元君用藏景之道託形神劍而化享年八十
有三遂往陽洛山明日青童君太極四真人
清虛王君再降會元君於隱洞雲臺眾真各
標至訊三日而去元君積誦玉書頗如少女
於是西王母南極元君來迎晨詣上清宮玉
闕玉宸大道君太微天帝金闕後聖君各致
命授以玉札金文位為紫虛元君領南嶽上
真司命秩比仙公使治天台大霍山洞臺之
中主下教學仙者次司命神仙請誦屬南嶽

諸真乃與元君俱詣天台大霍山洞臺道過
句曲金壇茅君叔申燕會二日夕乃共適霍
山矣興定二年乙丑六月二十三日元君與
眾真降句曲金壇楊羲家華陽之傳始此是
為上清第一代宗師宋元祐間進封高元宸
照紫虛至道元君云

金野菴傳

金蓬頭永嘉人也名志陽號野菴因蓬首中
作一髻世呼蓬頭云生故姓家鄉井德之幼
果敢有大志不羈甫長知慕道棄世慮遂師
全真李月溪月溪白紫清徒也一見器之命
遊燕趙齊楚求正焉及叅先德李真常益有
省行經袁州遇守城校尉顛軍子狀貌偉素
曰不與世接夜宿神祠間蓬頭異而師之既
久語益有得時紫山鄒廷佐慕道建長春觀
禮之未幾命其徒劉志玄典觀事乃遊武夷
龍虎二山時龍虎主先天觀者傳師正館于
蓬萊庵庵擬徽君聖井貌始諸拳之會蓬頭
攀陟崖壑侶鹿豕藉雲霧視以為常間夜坐
磐石蛇虎值於前輒愕而遁去因得夷曠地

命其徒李全正趙真純築天瑞菴于峯頂時
四方聞其道者無遠近有疾患輒叩之以所
供果服之無不驗由是禮者日集嘗天旱叩
龍井召龍出語龍出聽踰時漸小躍入袖中
乃警以偈龍騰奮入水未頃天雨元統癸酉

復隱武夷山居紫清之止止菴浙東元帥李
太平聞而禮之謂曰命嚴則君治心清則慮
寡李益敬歎及叛賊李志甫寇漳州國朝以
其地同知吳公知冠道命為先鋒平之其子
仲良願師事之不許隨果夷滅眾神服或倦
請謁者眾謀藥死之即預知命徒鑿竅地中
果服出之今名吐丹井云至元正月一日同
輩桂心淵世稱桂風子坐解于廬山旋聞之
於四月十日命徒書偈坐遊越十三日面頰
若栗肢體溫軟猶生其徒瘞于菴側之古梅
下生前至元丙子五月四日高第則勞衍素
鄒處常李西來殿破袖方方壺昏以道法聞
世云芒芴子曰古之烈夫義士必苦行索身
以成其志故其視裂肌膚摧筋力若所固然
是以此卓絕特立足以垂示千載若金蓬頭

是也然欲立名於世且必是而後可況其超脫幻化者哉求能若此而於道無成焉未有也惜能是者代亦幾人哉

趙原陽傳

趙原陽名宜真吉之安福人也其先家沒儀宋燕王德昭十三世孫某仕元為安福令因家焉原陽幼穎敏知讀書即善習誦博通經史百家言長習進士業未幾試于京以病不果赴久不愈夜夢神人曰汝吾道人何望世貴父遂命從道已而篤嗜恬淡學益進初師郡之有道者曰曾塵外嗣諸法要間有缺文必考述盡詳復師吉之泰字觀張天全別號鐵玄張師龍虎山金野菴得金液內外丹訣後復師南昌李玄一玄一薦之師蒲衣馮先生馮亦師野菴云嘗遊白鶴山永興觀乃西晉匡仙故跡遂居焉間以所授致雷雨度精爽皆有異感聞者越千里走從之會壬辰兵興挾弟子西遊吳蜀暨還遊武當謁龍虎訪漢天師遺跡時天師冲虛公深嘉禮之欲留不可官之學者多師焉還至賴之雲都紫陽

觀因居焉凡道門皆與皆綴輯成書或為詩歌以自警猶以醫濟人且絕交處寡言笑聞者願禮不獲其高行偉操為時所推慕從遊者益眾歲壬戌正月朔謝眾曰吾將逝矣自今日始鑰靜關慎無有干迨五月三日夏至

啓關祝弟子善自立漱浴更衣跌坐適縣導詔至樂鳴即書偈擲筆而化雷電驟作白晝晦冥明日官庶瞻敬者群至門人哀德淵華請以棺殮肢體若生既畢汗出周浹越三日瘞觀後之鳳岡久之草淨鳥不巢其徒則曹希鳴劉若淵猶入室焉有詩詞若干篇已行世凡與密言論則見諸法要云

贊曰玄門之書千萬言內聖外王之道既備其神仙長生語特曰虛靜恬淡寂寞無為可謂易知易行矣故代之出世技俗者必苦行峻節以自持信非志見卓異所不能造又孰可一以眇漢病之也乎若原陽言足範世道足啓後局可無以紀歟然其昭昭不可泯者亦何俟信乎是耶

與倪孟冲論火候書

日者承過訪山舍高論竟日足洗枯寂鄙野之懷甚慰甚慰念欲少淹一宿山雨夜話亦見林泉真味何御風長遠飄飄然不可追及耶遠增快快耳繼辱示高製洗心玩味涵泳之久誠有默識心通者矣吾友之學可謂博瞻宏遠矣又豈僕之足盡窺盡聞也哉然而正欲探賾幽微攢礪隱奧者邇者懼不測之禍諧說浸長僥僥競起一時傾危覆奪之勢若火之焚水之溺莫可得而避也惟容之以默委之以愚引咎自責而已尚復何辨哉當是時求能卓然不改以禮節相扶末之一見一人焉何薄於道義趨於流俗者皆然抑世豈無若馮驩未勃之才者亦固械口結舌熟視而不發一言手乃為儒足之故不救溺人可乎幸賴高明在上藉祖宗之遺澤獲全而歸而卧疾且久人情世態雷動川湧何一變至有若是之甚其亦可歎也矣是以處蹇困之中將以省心克己戒謹恐懼修德以俟天命此古人之處榮辱得喪安於所遇而已雖愛者戚戚而悲憎者欣欣而喜舉不足動其心

仙師之言詳且至矣考序朱子則謂火候之法乃以三百八十四爻為一周天之數以一爻直一日而爻多日少則去其乾坤坎離四卦凡二十四爻以應二十四炁炁至而漸加焉況一日之間已周三百六十之數而其一炁所加僅得一爻重輕不相權準其策數之法蓋月以十二卦分之卦得二日有半各以本卦之爻行本卦之策其策多少陽即注意運行陰即放棄冥寂十二卦周即為一月之工十二月周即為一歲之運反復循環無有餘爻是則大易之妙豈不與大丹允合也哉。以此抽添進退必有消息增減之異豈若沉空滯寂之偏即禪宗所謂黑山下鬼窟者蓋以默坐於陰趣故也殊與吾命宗之旨大有逕庭矣惟吾友皓首窮研通歷湖海必素會玄微幸有以啓之使僕齒日向暮苟獲有尺寸之進以俟其成其能忘所自哉此非山林契合之久鶻衣惡食與世相絕者共論之豈誇耀當世苟媚聲利之輩之足語是哉然亦察非其人言不及是庶不失於知言也高文

謹用返壁拱俟一發驚鈍幸甚幸甚

峴泉集卷之四



峴泉集卷之五

者山無為天師張宇初撰

轉五

銘箴讚

書室銘 有序

余年未冠知嗜學有志儒先君子之言凡詩書六藝之文悉嘗記誦之甫長自授於文章家未之盡究凡通都大邑以學行者於時謂之先生長者又從之遊於是經史子氏之書連老釋之文度置日衆然後會其指歸反身而誠乃知皆備於我也於道德性命之說自孔孟而下周程張邵朱呂馬文辭篇章之習左氏而下班馬韓柳歐蘇馬越周程諸子而言學則不足謂之學違班馬諸儒而言文則不足謂之文是以非載道之文雖工不取焉古之謂學也為己宣岐而二哉由是而充之上泝墳典經傳不遠矣其不探本索源而足謂之學哉宜徒慕組葩藻之習以為取利祿之具而已耳所以克己誠身乃希聖希賢之大端也致養諸中者必修諸外也和大而天地位萬物育幽足以承變化而行鬼神明足